

向传统医学借智慧防范猪流感

传统的中国医学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智慧，包括治病、包括防病；现代的各种流行病，都不像以前那样，只是病菌感染，反而一旦发生，几乎就都属病毒感染。

科学发达了，仪器精良优质化了，最微小的病原也几乎能找到了；可治病防病的效能，却没有同步跟上，发生了严重断层。怎样将现代愈来愈严重的病毒感染，消弭于其开端；怎样从传统的中国医学中找到更高的见解和智慧；也许应该是现代医护人员和医药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，也应该是所有人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。



前言

流感，这个词的本来面貌，应该是“流行性感”；不知何时，却一变再变的，成了“流感”，成了个专有名词。

从2003年初，大面积流行过“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(SARS)”之后，人们见流感就如临大敌。2003下半年的“禽流感”，还正方兴未艾之时，又有手足口疫的再度流行……，之后在2009年4月底，又出现了一种本来只应该在猪身上传染的病毒，却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，称之为“猪流感”。

那么，古时的中国人怎么叫大面积流行之传染病呢？叫做“瘟疫”。

鬼所役使的病

看一看古书中有关“瘟疫”这个医药名词的描述：“瘟”，《抱朴子微旨卷》原文中，人问“方术繁多，诚难精备，除置金丹，其余可修，何者为善？”于是谈到许多与修炼有关的问题，其中认为修炼中，自然会产生“经瘟疫则不畏”这种免疫能力；但它也说，这只是小能小术般的“此皆小事”；通过修炼，在很低层次的修炼中，人就会产生对于疾病的免疫能力，就算碰到瘟疫也无需害怕。《说文》云“疫，民皆疾也”；《释名》云“疫，役也，言有鬼行役也”。意思说，“疫”病是，人民都已经染患疾病了，而且是另外空间的“鬼”，在役使生病哪。

鬼，这个“现代化”以后的中国人，只要提到它都要被人耻笑的“迷信词”，虽然在口头上没人敢讲了，但多数中国人心理上却能接受，只要看看七月半中国许多地方的“烧纸钱比赛”，就知其梗概了。

阴阳调，风雨节，茂气至，民无天疫

古人有：上医医国、中医医人、下医医病的说法；“医国”的意义，那就是国君、国王、总统、国务院、或地方的执政者，他们如果能让他所治理的地区，人民少灾殃、少有流行病、没有吃不饱的问题，那就算是医国的“上医”了。观看《史记》中的文字，叙述了好的和不好的君、王：《史记·历书》中谈论到，黄帝命人根据自然的节奏，制作历法；论及五种官职，有“五官”之说。人们懂了历法、五行、消息等，于是人民“有信”，神有“明德”，人对神“敬而不渎”，于是人民就能享受自然，不生灾害。同时，举了一些例子

说明古时敬神和不敬神的王君与人民，凡是正确对待历法、明确人神互敬之理的时代，都是很好的时代。明君如尧、舜、禹，都是重视这种“历数”的、懂得敬重天地的，于是“阴阳调，风雨节，茂气至，民无天疫”，人民不受疫影响；而那些相反的就出乱子。

疫苗能做什么？

现代人们，耳熟能详的是，疫苗能防疫。

人们自小就和疫苗为伍，例如肺结核的疫苗、破伤风疫苗、腮腺炎疫苗、小儿麻痹疫苗、麻疹疫苗、水痘疫苗、带状疱疹疫苗……等等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大约12岁的西人小孩，得了个“怪病”，面颊肿，痛到脖子不能回，我告诉他这是“腮腺炎”，中医所称的“大头瘟”、“蛤蟆瘟”。他对笔者说，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他曾经施打过腮腺炎疫苗。又把他学校中所学的有关免疫知识跟我论述。我想，现在的人们，真的“中毒”了，中了西方现代科学的“毒”很深了，为什么用过疫苗就一定不会生那个病了？绝对化了、僵化了的教育，让人思索问题的方向也拧了劲儿。

防疫的想法，的确很好，西方科技和医学知识的发展，也的确让人为之耳目一新。生物医学的实验研究，找到了抗原和抗体之间的关系，理论发展也看起来很好了，所以近代很多的疾病，也因为那个理论的发展，而获得了许多的解决，可是，它也可能有不灵的时候吧？什么时候不灵了？那可不是人们自己说了算的，当病原一再变种的时候就是。

现在被称之为“A型H1N1”的猪流感病毒，就是典型的多变产物。根据相关研究和报导，它这种病毒，融合了猪、人、鸟类的流感病毒DNA，还会不时的产生突变种，且在人类之间互相传染。

猪的流感病毒，突变非常的快，变种情形非常严重。其实，医生们都明知这个事实，也明知注射疫苗可能无效。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：香港的医院中，医生、护理人员很多都拒绝施打猪流感疫苗；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向古代中医借用抗病智慧

古时的中国，也有大面积的流行病发生过的，所以可见诸古时的中医书籍者，有所谓“瘟疫”的说法，它的意思是说，沿门阖户都染患同样的疾病。还有，《黄帝内经》中已有这样的叙述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”，这种大家都染患同样病症的，不就和现在所云之流行性传染病的意思相同了吗？既然相同，我们可以看看古人怎样想办法避免继续的流行感染。

(一) 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

《内经素问·刺法论篇第七十二》中记载，黄帝悲天悯人的询问岐伯，怎样可以在疫流行之时不使用救疗的方法，却可以避免感染。“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岐伯说了很多个方法，最能引起笔者注意，并愿提供参的是，人如果脑中有正气，就不会被邪气给侵扰了，“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，天牝从来，复得其往，气出于脑，即不邪干。”于是教给了黄帝，怎样将五脏的正气在脑中一一想过，如此就算在疫流行的地区，也不受邪气侵袭。

(二) 利用节气，利用药物

还有，《内经素问·刺法论篇第七十二》云，顺应和利用不同的节气调理，也可以防病；例如春分之日或雨水之后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调理。

另外，《内经素问·刺法论篇第七十二》还传出了一种药方，名叫“小金丹”的，每

天吃一粒，十天之后，不再受到流行病的干扰。这个小金丹的处方制作方法以及服用的方法，笔者在“正见网”曾经发表过。

(三) 利用嗅觉，时时嗅香包，也能防疫

笔者在古中医书中发现了可用以避免瘟疫流行的香囊，它的制作也不算太费事。只要研磨几种药物，放入绢布制做的囊袋中，佩挂在胸前，时时持以嗅其香味，流感就离人远去。2008年的正见网已经收录笔者预见地震灾后将可能发生疫情，为了救那些身陷四川震区人民，而将香囊处方公诸于世，后来大纪元网站也有收录。

嗅觉，这种对挥发性化学物的特殊感觉，很值得科学家进一步研究。笔者曾经醉心于西方的神经药理学基础研究工作，深知神经学至今仍是所谓“尖端科学”，它有一些知识可以应用于解释某些现象。

通过嗅觉，几种中药的香味，在鼻黏膜上的嗅觉区刺激了相应的神经受体，经过嗅神经将这个刺激变成神经冲动，送入大脑皮层而认知其嗅味；神经冲动也刺激了低级的中枢如下视丘、脑下垂体等，而诱发了一些特殊荷尔蒙的分泌，荷尔蒙互相的影响，又触发身体各处的免疫机构发生变化，以致于调动了抗原、抗体相对应的快速形成，达到免疫的效用。它不像疫苗，只是诱发一种相对的抗体，它是“广谱”的、以“见招拆招”的方式，产生应该产生的抗体。

一些已经佩挂这种防疫香包的使用者反馈，香包使他们的咽喉疼痛消失了、香包使他们的鼻塞通了，香包使他们的感冒痊愈了，都是笔者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属作用，可见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经验，非常值得现在的人们去学习并且探究，也许能开创医疗环境的另一扇天窗。

(四) 焚香嗅烟，避免瘟疫

《松峰说疫》还有个很生动的避免瘟疫例子：余家曾有患瘟疫者十余人，互相传染。余日与病患伍，饮食少进，旦夕忧患所不待言，而竟免传染。偶一日，一入疫家，实时而病，其故不得，因忆伊芳时举家患病，余忙乱终日，夜来独居一室，闭门焚降真香一块，想以此得力耶。瘟疫不可先定方，瘟疫之来无方也。

这个例子中，竟然只是由于每晚上闭门焚烧降真香，每晚嗅好香的烟雾，而能免除疫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也有一些书籍中记载，的确有焚烧线香防疫的处方，待笔者整理之后，将会发表在其它媒体。

(五) 已经感染，找中医辨证施治

除了以上避瘟的方法，还有，就是当已经感染了瘟疫，必须赶紧治疗。以现代医学的方法，对于病毒的感染，尽人皆知，就算是奇招尽出，也没有任何效果可言；中医却有方法，可以很快治疗，2003的SARS病毒感染，如果没有中医的处方，将肆虐多久。

不过，中医的治疗方法，以“辨证”为最重要。大

致上，流行性疫病都是属于“外感”，外感就必须分辨“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”等。当“辨证”清楚确定了，就可以以中医中药的方式治疗，丝毫不含糊的。

为避免再生病，患者须有所为、有所不为

中医治病，近程的目标，就是将已得之病赶紧治好；远程的目标，那就是让人不再得病。因此传统中医有“治未病、治已病”的说法。

流行性传染疾病或瘟疫等，在《内经》的叙述就是属于温病、热病、疫病等范畴，看书中有：“病热少愈，食肉则复，多食则遗，此其禁也。”，意思是说，温热之病已经有了痊愈迹象，应该注意不要吃肉，不要多吃食物。可是，现代人的观念里，常以为刚生过重病，总觉得没有体力、总觉得虚弱，尤其营养学医生或教授们所给人们的观念是，蛋白质的营养为人最需要的，没有卡路里就没有能量可以干活。现代笃信营养学的人们，最难以接受的事实便是吃肉、吃饭还会让人病情变坏。

除了忌口这种属于形而下的防病概念，还得有更高层次的防病想法。

《道德经》云，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。”人不应该过度听闻或甚至应该拒绝听闻不好的音乐、拒绝欣赏不好的画作或电视节目、杜绝不好的作品等等视听污染，令心中纯净、无杂染之事物。

过度的声色五味都让人生病，拒绝是其中之一方法；如果人们都能接触美好的音乐、美好的艺术作品那又会怎样呢？现代人有“水结晶实验”、“植物情绪实验”，都有肯定的、正面的答案。那么，怎样去接触美好的作品呢？

“美国神韵艺术团”在全世界各地的表演，都令人振奋、都非常的启迪人心，几乎任何作品都没离开中国美好传统文化之根。她是可以陶冶人们心情、稳定人们情绪的优良作品。接受访问的、观赏表演之后的人们，几乎一致的肯定她的心灵启迪功效，那就起到《内经》所教给人们的“正气存内、邪不可干”的目的了。

心中存有正气，病邪就不能侵扰人了，如此不就可以无须任何药物的辅助、达到最好的防病效果吗？

结论：建议改变僵化了的观念，认识真理

古时中国人对于疾病演变过程、科学的观察，都非常仔细，现代人很难以望其项背。

现代人，只要谈到医学科学，一切都讲究统计数据，一切都讲究实证，这样的结果，不但不能了解传统中医之所云，更不可能理解并深入传统中医之实践。

如果能从新思考，改变了已经僵化了的科学认知和科学观念。彻底的、从根本上、真正的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科学和传统医学，将会有个崭新的体验，也让处于各种流行疾病而不能自拔的大众，重见光明。◎（胡乃文）



是什么让老教授的白发变黑发？

法轮大法好
真善忍好

2009年8月30日，在公交车站等车时，我忽然看见了某大学的一位老教授。我恭敬的上前问话：“教授，您好！”他猛的一怔，客气的问我：“您是哪一位？”听过我的介绍，他稍事思索，赶忙握着我的手有点歉意的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过去的事我都忘记了，所以一时没想起您来，请原谅！”说话中我们一块上了同一辆

车。在车上，他向我叙述了他的近况。原来在三年前，他祸不单行。老伴去世，自己又出了车祸，他的三根肋骨被撞断，头部严重受伤。他呆呆的躺在病床上，神志恍惚、记忆消失，大家都为他今后的生活担心。

他告诉我：“一位由陕南来看望我的亲戚要我相信并且常念：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，我记住了这两句话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那好呀！”他点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出院时，我把什么都忘光了，但却记着这两句话。回家后我就整天想着、念着这两句话。”稍顿，他有点兴奋的说：“很快，我的生活能自理了。一个人住在五楼上，每天买菜上下楼我都念！”

我被他那欣喜的情绪所感动！

我问他现在一个人乘车去哪儿？他说去前边一个菜场，那里的菜品多而且新鲜。我有点不解的问：“买菜跑这么远，您能认识路吗？”他笑着答道：“能，这些道路什么的都回想起来了！”我明白他是得益于大法、记忆力在逐渐恢复，就鼓励他：“那您就继续念那两句话吧！”他认真的说：“念，当然念！”

快下车时，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鬓角高兴的说：“您看，就因为念这两句话，我的白头发正在变黑！”看着他那已经发黑的两鬓和硬朗的身板，想想他对大法的诚信，我真为他高兴！

一位丧失记忆、几近痴呆、生活不能自理的七十岁老人就因为常念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真、善、忍好！”，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！这又一次证实了大法的慈悲与神奇！◎（西子）